夜航船

■孙道荣

风是树叶的脚

风将无数的脚,给了尘埃。尘埃比一片树叶听话,也比一个塑料袋能装下更多的风。尘埃很小,风送给它的脚却很大,能走四方。你看不到风,但一定能看到尘埃飞舞。那是风的踪迹,是风的魂魄。我本尘埃。在风中来,往风中去。

一只塑料袋,在风中起舞。

塑料袋本拎在一个人的手中,袋子里装着蔬菜、水果,或别的什么杂物。它作为一个容器的使命已经完成。风给了它一只脚,让它也能够走动。它走起来了,轻飘飘,它飞起来了,呼啦啦,只要不被一根树枝挂住,它觉得自己能走遍全世界。

却总有一根树枝,或别的什么东西,将它挂住,拴住它的腿。它就走不动了,等着环卫工人用钳子,一把将它捏住,扯下来。

风也给树叶一只脚。树叶本有一只脚,让它立在树梢。所有的树叶,都是金鸡玉立式,风度翩翩。梨树、桦树、榉树,什么树都行。一站,就是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等到秋天了,再落下来。它以一个姿势站立了太久,那只独脚早已麻木,落下来回到树根,像一个人回到故乡,想在老房子里喘口气。风却来了。风说,我再给你一只脚。

树叶就飘起来了。如果是在树林里,一片树叶恐怕难以走远,它在树林里迷了路。就像人,常在熟悉的环境里迷路。但如果是一棵行道树,或者是旷野里一棵孤独的树,重新有了脚的树叶,就能够走得更远。风往哪走,树叶就往哪走,风能去的地方,树叶也能去。一个稚童追着一片树叶,他就想得到这片树叶,但树叶跑得比他快,最后还混进了一堆跟它长得一样的树叶中,稚童捡起了其中的一枚,也许正是他追过的,也许不是,谁知道呢?树叶知道,树叶却不告诉他,也不告诉你我。

一旦到了秋天,北方的树叶纷纷落下,它们在飘零的过程中,长出了另一只脚。是让它垂直落下,还是凌空起舞,全凭风的兴致。风说,跑起来吧,飞起来吧,舞起来吧,狂野起来吧,没有一片树叶能抵挡风的诱惑。我在村里那棵老树下看到的叶子,比村里的人还要多,我没看到的人,全都进了城。我没看到的树叶,也飘零四方,犹如我在城里宽阔的街道上看到的那些叶子,枯黄,疲惫,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风给万物都配了一只脚,让它们走四方。

风从28楼的阳台上,扯下一件衣裳,让它不用穿上人,也能自己行走。它没走远,在一楼院子里,等着它的主人。它的主人有两只脚,跑得比它快,他追它的时候,是追他买它时花的钱,还有时尚。风也给了广场上的旗帜一只脚,旗帜猎猎作响,像大队伍出发前震天的口号。旗帜永远走不出三尺远,它绕着旗杆,或北或南,忽东忽西,以为走遍了天涯,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其实只是绕着杆子转了一个又一个圈。

我在1301办公室,已经坐了30多个年头。每次我打开窗户,风就进来,想送给1301一只脚,让它去别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1301从来没有走开过。它若走了,我坐的地方,就成了空中楼阁。我其实一直坐在半空中。我没有掉落下去,是1201托住了我。就像1301也托住了1401,不让我讨厌的那个人坠落。我们互相厌恶,又互相依托。风既然无法让1301离开,就给了我一只脚。它扯我的衣裳,它缭乱我的头发,它迷了我的双眼,如果我想走的话,我自己长了双腿,何须它另外送一只?我迎风而走的时候,稍许艰难,风在我后背的时候,顺手人情,做了一次推手。我和风的关系,似乎就这么多。

风肯定也给我们这幢大楼,一次次安装了脚,试图让它往左或者向右,挪一挪它庞大的身躯。再大的风,也只是让大楼,轻轻摇摆了一下,像一个站立的人,打了一个喷嚏。风也不能让一座山移步,但山风将它的脚,转赠给了野花,让它们的香味,扩散到山外,或者给了泉水,山上的水,总是往山下流淌,奔涌,滋润大地。

风将无数的脚,给了尘埃。尘埃比一片树叶听话,也比一个塑料袋能装下更多的风。尘埃很小,风送给它的脚却很大,能走四方。你看不到风,但一定能看到尘埃飞舞。那是风的踪迹,是风的魂魄。

我本尘埃。在风中来,往风中去。

灯下漫笔 ■清淡

李健来了

他来了!李健!着白色的衬衣,咖啡色缀墨点的领带,优雅、知性、帅气。

演唱会分室内、室外场。他就那么优雅地坐在靠墙的大书柜前的转椅上。一首《一生守候》开场。钢琴灵动轻巧,小提琴舒缓浅吟……一首首缓缓流淌开来。

最欣赏《十点半的地铁》,这首歌唱出了城市里人们最平凡的生活场景,唱尽地铁上众生的静谧姿态,这份平淡平凡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在一天疲惫工作后拥有的乐观豁达和惬意。不那么矫情渲染多伤多痛,李健淡淡地唱。这首歌的作者是不出名的民谣歌手,李健在原唱基础上加了第二段,前第一段相互对应,显得更加完整,让歌曲变得更有深度,更打动人心。

最欣赏《沧海轻舟》,唯美而富有禅意,清凉、清净、醇厚。悠扬如笛,极具古味。甚至有说它是佛乐,但这恰恰是对人间烟火的留恋。宠辱不惊,去留随意,命如山,运如舟,千帆过尽万重山,心已坦然从容。

李健,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制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是妥妥的学霸一枚。出过多张个人专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担任浙江卫视歌唱选秀节目好声音的导师。李健的声音清澈、清新,并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在他淡雅柔和的声调中,又不乏一种现代的美感。李健的风格,有民谣的简洁,但比民谣华丽得多;有流行音乐的流畅,但又比流行更雅致,他纯净、复古的嗓音更温暖,更能受到文艺青年们的青睐,在不同歌曲中绵展诠释自己的个性,养耳养心,天籁之音。

相比于音乐,我也很欣赏李健的为人。《我是歌手》节目给李健带来了他整个歌手生涯最巅峰的一个时段,收获了无数的关注和掌声。不过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进一步稳固自己的人气,而是跑去国外,在他最火的时间里,他选择了远走。去远方没有关注和掌声的地方静下心来做自己最爱的音乐。李健真的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李健很专情。李健的妻子孟小蓓比其小5岁,她是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健对妻子情有独钟。

背包揽胜 ■祝美芬

蒙山之行

虽然现在庙宇后面的运河已不再承载当年那样繁忙的水路交通重任,昔日香客坐舟前来的热闹场景已定格成历史上的图景,但如今的东岳庙,带着千年历史的遗韵,仍静静地矗立于蒙山之上,成为萧山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在湘湖的区域内,东岳庙也是古迹之一。我第一次去蒙山寻访它,是在2022年10月的一个晴好日子。那天,我估摸着拐进了一条很安静的路,走了没几步就发现了一条古旧的石板小径,小径尽头正是东岳庙。

来到庙宇旁边,发现北面的天王殿正在重修中。室外平台处堆放着许多质地上乘的巨木,一位木匠师傅正在用小斧子凿一根大木头。听师傅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就问他打哪儿来,他说是从上虞过来的。我说像你这种木工技艺是非遗,应该保护与传承,最好教出一批徒弟出来,那么以后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否则以后这些建筑若要维修,但像你们这样的师傅会比较难寻。他说想想确实是这个理。我又说这些木头看起来质量好像很好,他说这些是印尼进口的红木,是很好的。也是,只有这样质地好的木头才能撑得住百年老殿。

听他说是上虞人,我就跟他说,听说上虞有个祝家庄,我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念想要去上虞寻根,我也姓祝,但我的父亲说不出自己的祖辈究竟来自哪里,只是跟我提及过上虞倒有个祝家庄。现在我的父亲已走了,但我想去寻根的想法一直都在。说到这,这位龚师傅精神一下子来了,他说:“祝家庄现在是个旅游点了,很大的,(祝)英台故乡就在那里,现在那边很好的,你可以去看看。你也不用坐高铁,杭州南站坐城际列车一小时就到上虞了,到那边再打个车,三十元左右就可到祝家庄。我就是祝家庄的。”我说真的太妙了,我想去找祝家庄,而我今天打听的人就是祝家庄的,马上就都联系起来了,真有缘分,他听了呵呵笑了起来。

也许他感觉我比较喜欢看他们这种木工手艺活,于是他就跟我说那边还有人在雕花。“是在木头上雕花?”他说是的。于是我便走到一个堆满巨木的场地,看到一座殿里面有两位师傅正在一边雕花一边聊天。我迈入屋内,他俩就停止了聊天,开始静悄悄地雕刻。只见他俩坐在竹椅上,一手拿着刻刀,一手举着榔头,在长长的巨木剖面上雕刻花纹,这些花纹显然是一幅幅风景图,有树叶,有小鹿,还有仙鹤与祥云。我发现他们面前也没摊有图纸,但一刀刀下去栩栩如生的图案便显现了出来,于是我问:“师傅,你们雕花时不用看图纸,那么图纸是不是就在你们的脑海里?”他们呵呵一笑。我凑近一看,原来木头剖面上画有图案轮廓。再看他们每人手边,各摊着一大堆数不清的刻刀,估计有一百来把,每个凿子的大小形状都不同,一看便可知道这木雕的手艺活是很不一般的,它是高难度的技术活。我感慨道:“你们这手木雕技艺太了不起了,属于非遗,应该好好保护。”一位头戴牛仔帽的师傅说这是非遗,还上过电视,有很多记者来采访过。我说我今天也要把你们写进文章里。这位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一边娴熟地雕刻着,一边告诉我他们是上虞人,但也是老萧山了,在萧山待了20多年了。最早开始是来重修祇园寺的,从那以后,就一直在萧山做这一活儿。

我说萧山的寺庙那么多,需要重修的也肯定多,你们的活儿应该是接连不断的。这位师傅又告诉我他们也去过欢潭。这下我回忆起上次去欢潭,看到务本堂这座老宅外面脚手架林立,也在重修。我就问务本堂当时是否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在维修,他说没错。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应该是中年,那么20来年前他们刚来萧山时应该还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20多年的技艺锤炼,这些木雕的花纹图案自然早已烂熟于心,现在估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参观完这些木雕大师的创作场景,我继续前往东岳庙正殿。正殿北面高处镌刻着“浙东第一”字样,在它下面,又悬挂着黑底烫金的横匾“东岳殿”,整座殿宇显得气势恢宏。走入殿内,有一尊大帝模样的巨型雕塑,左右两侧墙上则是各路神仙的塑像。殿的东西南侧,各有两层多的小楼几幢,里面时有诵经声传出。看来,此处佛事兴旺。

东岳庙,相传是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的衣冠冢所在。殿朝北而建,表达遥望北宋故土之意。听说一开始里面供奉的是宋高宗,后来因局势所迫,为掩人耳目,把塑像改头换面,当成东岳大帝来供奉,这样便逃过了一劫。据说当年蒙山的这座东岳庙香火鼎盛,四面八方的香客走水路远道而来,因为山后面是浙东运河,交通便利,香客们上岸后即刻就能抵达庙宇,“浙东第一”的名声由此打响。

虽然现在庙宇后面的运河已不再承载当年那样繁忙的水路交通重任,昔日香客坐舟前来的热闹场景已定格成历史上的图景,但如今的东岳庙,带着千年历史的遗韵,仍静静地矗立于蒙山之上,成为萧山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湘湖诗会 ■紫燕洲

春光里的湘水

一

湘水渐暖,告别了冬的严寒
清风拂面,带来了春的希望
那花海的一片泥土
翻耕着,翻耕着
传来了泥土的清香
那是坤灵的气息
引来了白鹭争食
那是生命的灵动
开犁的那一刻
连遗忘在路边墙角
闲草与野花的种子
她们都笑了
春风不语,吹拂着每一个生命
烟雨多情
给予每颗种子发芽的机会
这潇湘的土地啊
是我们的爱与希望
在这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迎接曙光,迎风生长

二

春暖花开,因你而来
这盛开的,哪里是花
分明是这暗淡无光的日子里
独有的那一味解药
解岁月匆匆时光去
解人间浮沉不如意
解无明爱灭绝于苦
这春风里,是别离更是重生
春风和暖轻轻吹
把你吹进我心里
眉眼略带烟火愁
放下执念自清欢
春风和暖轻轻吹
把你吹进我心里
微风中你微笑着等我
像是春光照亮了天地
春风和暖轻轻吹
把你吹进我心里
这盛开的春花终将凋谢
可这一湖潇湘之水
却永远沾染这春的气息,花的清香
这世间,唯有这湘水与春色
可抵岁月漫长且无常
可待时光温柔与希望

朝花夕拾 ■金柏泉

古镇之味

游古镇,赏的不是风景,是童年的梦境;吃美食,品的不是味道,是儿时的乐趣。借着儿子的名义,把上面这些好吃好玩的物件各买一些装入行囊,如同把童趣入袋、梦想打包,统统带回家,带回到几十年后的今朝。

总抱憾童趣消逝无处寻,谁知你悄然躲入此中来。

这是一个古镇,离家不远,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三次、五次或七次,但可以确定的是,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能称得上水乡古镇的景点,其面貌也许大同小异,唯安昌的“味”,却别有一番特色。满长街或挂于悬空或展于铺面或正在现制的各式各样的“味”,能看得你眼花缭乱,馋得你味蕾蠢动。

酱禽、酱肉、酱肠、酱鱼干,一眼望去,高低错落挂在满街竹竿、树杈上的,净是这些与黄酒联想到一起的下酒绝配。这种酱货其实过年的时候家里也做一些,但总感觉没有眼前这油亮发光、散发着诱人酱香的货来得正宗、好吃,要不是已经错过了用餐时间,真想让店家温一碗同样酱紫色的绍兴老酒,坐在沿河摆放的八仙桌旁,当一回没有穿长衫的孔乙己。

安昌的酱味远近闻名,也有目共睹,但与之孪生的霉味,似乎要低调得多。霉干菜、霉豆腐、霉千张、霉毛豆,四季不断;按季而产的霉笋、霉冬瓜、霉菜梗,便是霉中“时鲜”。这种味道,不像上面那些酱货,几乎人人爱吃;一个霉字,把食客分为两个极端,爱吃的人说是味中极品,趋之若鹜;不爱吃的人说它丑、臭难耐,避之不及。这两类人,通常因地域而分,本地人属于前者,外来客归为后者。仔细想,实际上是口味习惯问题,就算土生土长的当地年轻一代,因从小这东西吃得不多,也有很排斥的。明显的小众化,导致它只能躲在不太显眼的地方,所打的招牌不是它的美味,而是它的特色,吸引游客或多或少带点回去,体验一下古越人的口味特点。

臭是比霉更极端的一种味道,因为霉的不一定臭,臭的肯定是霉的。古人发现这三味,大概也是从鲜、酱、霉、臭这么递进而来。最先是吃新鲜的,现采现吃;为了便于保存,就制作了酱货;制酱失手,发霉了,无意间发明了霉食;霉到发臭时,就有了臭味。这臭味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臭豆腐和臭腌菜。臭腌菜是当年的腌白菜在缸里没有吃完,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因气温变暖酵化而成,只能搭配苋菜、南瓜、蒲子之类的新鲜蔬菜油炒或清蒸着吃,季节性短又不能作为随口零食,所以没有普及为大众食物。而臭豆腐则不同,它可以一年四季沿街叫卖,随买随吃;南来北往的游客,只要来到这里,第一感受到的就是它香飘十里的无声广告,知名度高。

按理,这么一种比霉更极端的味道,厌恶的人会更多。然而怪的是,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臭东西,居然不分东西南北,人人爱吃。就连我六岁的小儿子,也对去年在这里品尝过的这个美味念念不忘,这次就是他点名要来安昌古镇吃臭豆腐的。

也许是它的臭,其实是一种香,臭到绝处反成香。那股无法抗拒的独特气味像强大的磁场把游客从老远吸引过来。

买一盒子带着一个个小孔的焦黄色臭豆腐,涂一些红灿灿的辣酱在上面。因为对“焦”的想象,此物应该是松脆的口感;入嘴一咬,黄亮的表皮下,露出乳白的内芯,细嫩的触觉颠覆了经验的认知;加上辣酱的挑逗,这一看一品的几秒间,把美食该具有的色、香、味、形、触都体验了一遍。顾不上刚刚出油锅的烫,“哈啦哈啦”地享受着外脆里嫩既香又臭的强烈感官刺激。

能把两对反义词统一到一个小美食中,也只有这越地的臭豆腐了,难怪有人把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传统小吃作为越地美食最典型的代表。

别以为早先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古越,只会品那些稀奇古怪的味道,在孩子的心目中,甜,永远是最美的口感。安昌古镇的甜品,也别有一番风味。它不是那种纯粹的甜,它是一种鲜甜,一种香甜,一种咸甜。又鲜又甜、甜而不腻的是扯白糖;甜带着香,香甜可口的是麻酥糖;甜中有咸,甜且生津的是鸡骨头香糕,还有那一时忘了名字的咸烧饼——看到摊位上摆放的种种小时候的最爱,怎能不想起曾经的童年。

扯白糖让人想起喊着“旧铜烂铁兑糖兑扼线(针线)哉——”的“马山糖”大妈。马山镇的扯白糖最好吃,换扯白糖的“马山糖”大妈最受孩子欢迎。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孩子们都会急急忙忙跑屋里从母亲的针线篮里找一些碎布来,换得一小粒扯白糖放在嘴里慢慢吮,鲜美极了。鸡骨头香糕让人想起《老虎外婆》的故事,黑暗中假装外婆的老虎吃着“弟弟”的手指对“姐姐”说是“鸡骨头香糕”,“姐姐”机智应对终于虎口脱险,惊险刺激。麻酥糖让人想起曾经用一个小玻璃瓶装入一包灰色的麻酥糖舍不得吃,忍不住了就从瓶里撮一点点放在嘴里品尝,香甜美妙……

酱、霉、臭、甜,概括的是感官上的味道,还有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味道,对孩子来说,或许比吃着甜、闻着香的美食更有诱惑力,那就是睡觉都会将其藏在枕头下的心爱玩具。

旋陀螺、滚铁环、弹弓、火柴枪、玻璃球……都是小时候爱不释手的宝贝。现在的孩子拥有它并不难,但当时,无处买也无钱买,大多只能靠自己动手制作,又苦于没有材料,常常好几天都在冥思如何梦想成真。如此梦寐以求的好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且唾手可得,那种埋藏于心底很久的冲动,顿时被激活——好想再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子啊!

游古镇,赏的不是风景,是童年的梦境;吃美食,品的不是味道,是儿时的乐趣。借着儿子的名义,把上面这些好吃好玩的物件各买一些装入行囊,如同把童趣入袋、梦想打包,统统带回家,带回到几十年后的今朝。